

没有别人强迫，只是把自己束缚在这条道路上的，因此，必须亲自考察中国的民间艺术，深入民间考察学习，抱着“高山仰止，心向往之”的吧！于是触动我的想法。在一次，馆长吴作人对我说自己的特点，我不论点。中国的民间艺术，必要……”随后，“从无到有，积累，前往黄河流域考察，这一走就是1989年9月四年，次出入黄河流域，海、甘肃、宁夏、河北、山东八省，影器材，口袋里有人地址，随身携记录下所见所闻，东奔西走，身体不适、缺少满腔探索民间艺术，至数次前往同一优秀民间艺人和，积了近千张图片及二万字的记录文字，凝聚成《黄河十四走》这本书。

杨先让
杨阳 / 著

十四走

上

作家出版社



没有别人强迫，是我把自己束缚在这条道路上的。因此我必须亲自考察中国的民间艺术。

入民间考察学

抱着“高山仰止，心向往之”的想法。在一

吧！于是触动了的想法。在一

长吴作人对我自己的特点，我论点。中国的必要……”随

“从无到有，前往黄河流域

这一走就是1989年9月四次出入黄河海、甘肃、宁夏、河北、山东八影器材，口袋人地址，随身记录下所见所

东奔西走，身体不适、充满腔探索民间至数次前往同优秀民间艺人积累了近千张图片字，凝聚成《黄河》这本书。

杨先让
杨
阳 / 著

十四走

下

作家出版社



黄河

十四走黄河



《黄河十四走》这一走，就好像当年梁思成、林徽因为了传统建筑的那一走，罗振玉甲骨文的那一走，叶恭绰龙门的那一走……理出文化行当一条新的脉络，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无可估量。

——黄永玉

《黄河十四走》点明了研究民间艺术的一个方向，一个方法。是一个铁打的、无限远大的可能性。

没有别人强迫，我把自己束缚在这条道路上的，因为我必须亲自考察中国的民间艺术，以便获得第一手资料。民间考察学习既然不容缓，那么就带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态度，去民间去“化缘”吧！于是触动我走向民间考察民间艺术的想法。在一次交谈中，中央美院院长吴作人对我说：“每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的特点，我不同意从西方文化西来说的观点。中国的民间艺术大有研究学习的必要……”随后为民间美术系题贺词：“从无到有，积少成多，并肯定我们前往黄河流域考察的。”

这一走就是四年，从1986年春节至1989年9月四年间，黄永玉带领考察队十四次出入黄河流域考察，足迹遍及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八省。考察时扛着录像、摄影器材，口袋里揣着通讯录和各省联络人地址，随身携带笔记本，图文兼具地记录下所见所闻。

东奔西走，风尘仆仆，挤长途汽车，身体不适、缺少汽油，都不以为苦，满腔探索民间艺术的热情，驱使我们甚至数次前往同一地点，深入采集当地的优秀民间艺人和特色民俗和民艺品。累积了近千张图片及定价：125.00元的记录文字，凝聚成《黄河十四走》这本书。

ISBN 7-5063-2576-4



9 787506 325769 >

ISBN 7-5063-2576-4/I · 2560

黄河十四走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黄河流域民间艺术田野考察报告

杨先让 杨阳 /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黄河十四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黄河流域民间艺术田野考察报告/杨先让，杨阳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4

ISBN 7-5063-2576-4

I. 黄… II. ①杨…②杨… III. 民间工艺 - 研究报告 - 黄河流域 IV. J5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108196 号

黄河十四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黄河流域 民间艺术田野考察报告(上下)

作者：杨先让 杨 阳

责任编辑：刘 方

装帧设计：合和工作室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100026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lubanshe.com

印刷：北京汇元统一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50×960 1/16

字数：250 千

印张：31.5

插页：8

印数：001-6000

版次：2003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576-4/I·2560

定价：125.0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人又之入其。可偏也。时他四多。
加一，也。二。七。帝。世。排。行。如。此。了。

因为古元时代一起开会，使我又想起去年
去的一个设想——成立古元地区研究小组，
我认为十分必要。它不但可以研究历史，
是时期是古元时代以来，保存下来。如果
搞不过去，不过这个计划，整个生我重干
了那里排队的，也可能决定这个设想。

所以自己也投入了研究民间艺术。在著作
论,决不以有了自己的子女。这
也是决不只限于民间艺术。著名
美术界需要,从以
经以表现这。

12.24. 春遊三城

張
周

這如今奉使行布方又一一。請各戶。逐
家。估界偏址。其。所。以。為。此。等。事。

写在前面

黄永玉

认识先让时，他很年轻，我也不老，毕竟是五十年前的事了。记得他那时在文化部什么什么机构工作，穿了件褐色短夹克在美院兴冲冲的来去，潇洒漂亮得突出。我跟他没什么来往，客客气气，印象是好的，印象好是因为他的朝气，他不像一般常见的人穿着褪色蓝干部服连同他们朴素的脸色令人生畏，他真实地令人感到亲切。

听说他是刻木刻的，我在版画系教书，我们一定有过交谈，比如在版画系的走廊或是在全国性的版画展会现场里……都忘了，忘了不要紧，以后几十年相处到死也忘不了。

以后他在版画系工作了。我们的私人来往也不多。版画系的民主人士有夏同光（“文革”末期上吊自杀）、陈晓南、王琦（“文革”后入党）和我。系主任是道德高尚、治学诚笃的老版画家李桦。在他的主事下，版画系的文化空气很活跃，提倡读书，举办各种类型的讲座和文艺活动。“反右”开始，版画系定性的“右派”学生最多。那么轰轰烈烈的大运动中，李桦的表情始终闲闲然一如往日，他的人格力量强韧，大有袁中郎所谓“兀坐无俦侣，观空绝想尘”之慨，世故惊涛中如此从容真不简单。

“反右”以后版画系成立了四个工作室：李桦、古元（“反右”以后古元调来版画系工作）、王琦、我各负责一个，工作室以名号，可算开风气之先。先让好像是在古元工作室做管家，只见他整天忙忙碌碌，脚不点地。

以后的“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包括十三陵劳动、密云水库劳动、“大炼钢铁”、

“深挖洞”……这一类累死累活的行动都能见到先让汗流浹背的影子、听到他沙哑的噪音。他比我小，虽然小不到哪里去，按那个鬼才知道的制度，先让属于“年青教师”之列，而我是“老教师”，“年青教师”该上苦活的时候就得上，还得卖命的上，“老教师”也累，卖不卖命只有天晓得……

在那种场合，他的专注、诚恳、认真、使尽青春解数，令我感动深思。留给我一个至今难忘的磨破衣衫、手握铁镐、屹立于坝上、满头大汗的年青形象。他在洪流中，我在洪流边浅滩处，我远远地对他有好感，怀着落后于时代的同情。

像他一样年青的艺术家这时候应该精研学术，锻炼本领，坝上炉边浪费了珍贵年月……这话当时我敢讲吗？

除了“文革”这个劫数难逃之外，以前的“运动”中只是顺手挨着的洗刷、锉磨，陈与义所谓的“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差约近似。元气虽伤，性命还在，算是可以的了。

不过，在这时代我捡到一个宝贵朋友，就是杨先让。“社教运动”开始，我根本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忽然系里的声势里似乎我是个靶子，什么资产阶级教学方式、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养狗、打猎、听唱片，推广封建、帝国主义文化……一位教授控诉我毒害他欣赏贝多芬音乐。真弄得我把这几个月提神醒脑场面当做是覆巢危机了。每天上午、下午、夜晚的会，有时回家的路上碰到杨先让，轻轻地从后面下了车，陪我走了一段路：“……只是教育，轮不到谁谁的头上，沉着点。有的人幸灾乐祸，以为机会到了，让他去失望吧（我知道他指谁）。”说完，上车一溜烟走了。又一回仍是在路上，我们刚开完会出来，主题是批判我养狗和交游朋友关系的问题，他又是我后面擦身而过，这回不下车，只说了一句：“哈哈，黄先生！你他妈以后得收敛一点了吧！”

他有正义的判断，只是碍于关系，不能不只在路上抒发。

“文革”期间，他忙他的，我们没有个人接触。

“文革”末期，把美院全体教职员工送到河北磁县军垦农场劳动，交给解放军训导管理，版画系算是其中的一个班，有连长、排长管着，我和先让才真的生活在一起了。

唉！狠狠地度过三年。

那一场浅薄幼稚管理之下的三年劳动，无可聊赖之外只能留下幽默的余响。劳动地点在十六里外，天刚亮起床吃早饭后捡拾农具排队往南走向目的地，黄昏再排队扛着该扛的东西走回来。麦子、水稻、西红柿、萝卜、白菜、大葱，管种管收，来回每天三十二里地，老的有刘开渠、李桦、李苦禅、王曼硕、胡蛮、常任侠……都卷在队伍里跟着唱：我们走在大路上，意志风发斗志昂扬……都七十多了，高一脚低一脚蹒跚地伸着脖子用心配合步伐，看着坑坑洼洼的路，这种哀哀欲绝的教育，真解程途之困。

间或在农闲之余抓“五一六”。什么是“五一六”，我今天问人，还没有人说得清楚。那时候却是言之凿凿，张三李四受到隔离……

我曾光荣地担任过养鸡的神圣职务，从小雏鸡喂养成能生蛋的大鸡；又曾担任过草药组长，为师部的制药厂采集各种新鲜草药，统率过近三十人的草药大军。

剩下的时间经常与先让一起，交换点对“连”领导或其他班上的新闻趣事。他喜欢的人也是我喜欢的人，比如说研究所组的朱丹、吴甲丰、王树村和雕塑系组的钱绍武，在生活与劳动的夹缝中我们找机会聚一聚，分享家里寄来的糖食点心和好茶叶，嘲笑嘲笑某某人在班上不是东西。（还记得先让没有我们几个老家伙贪吃。）

有一天，听说钱绍武在班上受了委屈了，我和先让便到钱的班上去看他（我至今不明白我俩哪来这份胆而居然又有这个空闲？），远远见钱绍武趴在窗口表独立兮，便呼他出来，三个人来到三两里外的收割了的庄稼空地上，然后三个人对着苍穹呼号要跟连指导员、跟排长的娘亲做亲密的朋友……（更正：钱绍武胆小蕴藉，他大概没有参加这些呼号行动，笑得前仰后合，红光满面确有其事）只是安慰钱绍武，散散心，这个好人不该受委屈。

到三年中的最后一年，管理松了，部队那些领导首先失去新鲜感，也出了一点超乎常规的胆大的事，不太得人欣赏敬佩了，但还是勉强熬着时日。先让和我胆子也大了，居然时常爬到屋子平顶上唱歌。原来他唱得那么多那么好的歌，在我心目中一下把他从爱好者提升到专业水平，他把陕北民歌表达得那么细腻、那么通透，是我万万想不到的。对

音乐，我的口味很刁，我不太轻易夸奖赞美一个人。

在屋顶欣赏杨先让的陕北民歌，终生难忘，因为那段时空、那难解的哀愁得以排遣……

忘了一件大事。连部派我和先让去拉萝卜，大约来回要一天时间，回来的路上，四顾无人，我说，告诉你一件大事，你要保密！他说好。我说：这事全国全世界都知道，如果你现在先说出去，咱俩都玩完！他不笑了，他说什么大事有这么严重？我说：你发誓保证，我就告诉你，要不然，只当我没提起。他好奇心切：我保证，你说吧！我告诉他林彪叛逃全家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他扔下车子靠着路边青杨树，眼看着天，三两分钟才说，你什么也没说，我什么也没听。一路上他再也没有说话。交了差，回到宿舍，他也没有说话。

这件事我怎么会先知道呢？前天北京家里来了一封信，写着：“阿林想走鸡，全家瓜直！”我完全不懂是什么意思。阿林是谁？“走鸡”是溜，我是懂得的；“瓜直”是死，是完蛋，我也是懂得的。用广东话写的这两句话，那个阿林走鸡和我有何相干？姓林的朋友不能说没有，倒是熟人中实在想不出是谁，纳闷了两三天，正巧李可染的小儿子李庚来探亲，偷偷告诉我林彪叛逃的全部过程，那个所谓的阿林原来就是林彪。消息公布是迟早的事，消息没有公布的那几天，难为了杨先让几天的好受，他关心的比我深刻细致得多。

“批黑画”事件，我又出事了，又是在路上碰到先让，他说：“哼！你看你！有个完没有？”

又不是我惹的事，硬扣到我头上有什么办法？

幸好事情很快过去了。

“四人帮”伏法，我和先让能痛痛快快的交谈、来往了。几十年的郁闷一下都倒了出来。

我们回忆起农场和“批黑画”那段生活时简直是痛快淋漓，一个个一件件提出来嘲笑揶揄，那几个小丑，几粒可怜虫……

以后这些年我们又各干各的事去。他搞了个民间美术系之类的工作，我并不在意他那个什么民间美术系的工作，只相信杨先让这个人得有些事别让他闲着。至于民间美术，一解放，多少有激情有修养的前辈们都前仆后继地奋斗过，结果都没有闹个好，杨先让能闹个什么大苹果、大鸭梨来呢？

不过我们都自信能把浪费掉的时光捞一点回来，我浪费在原罪中，他浪费在激情里，理性的觉醒之后，失落的性质是一样的。

后来听说杨先让走了，上韩国还是去了美国，我也东奔西赴，一晃就是十几年，待到在北京重新安顿下来之后，忽然接到他要到万荷堂看我的电话，鬼才知道他打哪儿来！不定窝在北京哪儿都没去，说是马上就到。开了大门一路嚷到客厅，精神和气派像是刚从延安井冈山观光回来一样。原来这十几二十年他真的混在外头。

我记得“文革”时美院两派互斗时，有人找来一张又大又老的八字须的老头照片，硬说是先让侨居韩国的爹，气得先让要死，也笑得我要死。爹不爹先不管，和韩国有家庭关系一定不妥。倒是佩服这老小子藏而不露的修养道行。也可能组织早就晓得，我至今才晓得，算不了鸟事！

给我看一些他在外活动的报章杂志，多少年来他既画画又写文章，开了不少画展，靠画吃饭，瞧阵势想必能行！

接着送了一大叠书册给我，名叫：《黄河十四走》。

一翻开，这内容把我震傻了！

杨先让呀杨先让，你可真邪了！那么大的志气、雄心！那么坚忍的毅力！那么精密的计划，那么丰硕的成绩！

所谓成绩是什么？是对千秋万载后人有着深远益处影响的东西。

《黄河十四走》点明了研究民间艺术的一个方向，一个方法。是一个铁打的、无限远大的可能性。

不是你杨先让自己说，是我说，你把近百年来张光宇、张正宇、张竹、郁风、廖冰兄这些前辈老大哥为中国民间美术实践奋斗、呼号，由于力薄势单成不了气候的凄楚局

面，变成无限广阔的灿烂局面。你真正像一句人们常挂在口头的套话：“开辟了一条宽阔的道路！”在你头顶上是一个荣耀的光环。

文化的发明，往往原始于一朵智慧的火花。而火花毕竟只是火花，你看准它，捕捉住它，给予它现实的设想，一次、两次、一百次、一千次的试验……所以，任何时期任何文化成果，从历史的角度看，都只是一个过渡，从前人到后人的过渡。居里、爱因斯坦是这样，贝多芬、马勒、巴托克是这样，毕加索、米罗是这样。——甚至是后人的踏板！

《黄河十四走》这一走，就好像当年梁思成、林徽因为了传统建筑的那一走，罗振玉甲骨文的那一走，叶恭绰龙门的那一走……理出文化行当一条新的脉络，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无可估量。

湮没的文化有待发掘，沉睡的文化有待唤醒。民间美术至今给莫名其妙的蒙昧力量毁蚀得差不多了；有的先生觉得它落后需要改造；有的先生任其柴烧墙毁，如此如彼，真正有切肤之痛的贤达人士又力不可及，现代科学文化冲击使创制者本身也渐失信心，所以保护、推广拓展的工作还很艰难。

“蜀之鄙，有二僧，其一贫，其一富。贫者语于富者曰：吾欲之南海，何如？富者曰：子何恃而往？曰：一瓶一钵足矣。富者曰：吾数年来欲买舟而下，犹未能也，子何恃而往？越明年，贫者自南海还，以告富者，富者有惭色。西蜀之去南海，不知几千里也，僧富者不能至而贫者至焉，人之立志，顾不如蜀鄙之僧哉！”

这是小时候读彭端叔《为学》篇记下来的，可能有错漏，书于卷末，代表向去了南海的穷和尚杨先让的祝贺。我当然不是那个富和尚，我是个没有杨和尚那么气宇恢宏的快乐的穷和尚罢了。

2002年11月22日

湘西黄永玉书于北京徐辛庄万荷堂

前言

杨先让

1948年夏,十八岁的我怀里揣着一封给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校长欧阳予倩的介绍信,一心想报考戏剧专业。路过北平遇到一位同乡同学,拉着我投考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美术系。我本来奔着图案科去的,后来却半路转到绘画科的西画组,而于1952年毕业了。更未料到于1954年起我迷上了从未学过的木刻版画,从此在院版画领域里创作教学。1980年江丰回到中央美术学院重任院长,他提出创建“年画、连环画系”,要我组系及担任教学工作。朋友和家人一致不赞成我离开版画系,结果磨来磨去我却同意了;当时我心里清楚,我是冲着我最喜欢的江丰老院长而应允的。我重感情更重义气,如果冲着年画和连环画这两个专业,坦白说我根本不会喜欢;虽然我也曾画过且做过几载年画编辑工作,我的妻子更是做了一辈子连环画编审工作而退休的。这样我走马上任转眼六个年头过去了。1984年我从美国探亲访问归来不久,提出将年画、连环画系改为民间美术系(编者注:中央美术学院民间美术系1984年由杨先让创立,1990年杨先让退休后,民间美术系改为民间美术研究室),并且决定要孤注一掷。看来我不是一个安分的人。

我正式学艺可以说是在一个封闭的时期,绘画艺术只能是这是那。但有一点牢牢地把握着,即创作是表达我的感情,引不起真情的我决不会去画。至今我仍摆脱不开原有的表现手法;不是不想去改变,而是如果不是自然流畅、水到渠成的变,我决不去勉强。我就是我。但是对大家、对整个艺术界却必须突破、开拓。

大自然本身丰富多彩,作为反映思想意识形态的艺术更应该万紫千红。西方的艺术流向,从中世纪歌颂神到文艺复兴时歌颂人,再发展到今日的各流派,其中有借助于东方,也有借助于原始艺术;而中国艺术为什么就不可以从中国这个古老而悠久的民间艺术土壤去吸取养分、去培育出新的花朵?在那没有被发掘的厚土中宝藏多着哪!掉在任

何一个方位上便会沉迷得一辈子都不想爬出来。民间艺术被官方、文人遗忘了数千年、今天应该是好好珍惜它、重视它的时候了。这就是推动我建立民间美术专业，研究、学习民间美术的一个强烈动机。此外还有几个原因：

一.中国的传统民间美术比任何国家都丰厚，目前在社会大变革之下逐渐消失的可能性很大，必须紧迫动手收集、学习，意义重大。

二.世界上已出现一股学习民间艺术，并向原始艺术探索的潮流，我国在这方面得天独厚，这一辈中国美术工作者必须参与其事，责无旁贷，决不能等下一代人去干。

三.中央美术学院是中国美术最高学府，目前已有西洋画体系、民族绘画体系，再加上民间美术体系，岂不是更具中国美术的特色。

四.在中国民间美术丰富的土壤中学习研究，必将会创造出一支崭新的、更具有民族特点的艺术流派。

这是前所未有的事业，困难一定不少。工作反正都是要有人去做，我们有信心。

我喜欢民间艺术，但是中国万千年遗留下来的这笔遗产，对我来说还是个“谜”，从整体认识而言我还是个小学生。如果我不抓紧学习研究，就很难领导这个前所未有的事业，结果只能停留在无力的空喊上，慢慢地丧失发言权。

没有别人强迫，是我把自己束缚在这条道路上的，因此我必须亲自考察中国的民间艺术，以便获得第一手资料。深入民间考察学习既然刻不容缓，那么就抱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态度向民间去“化缘”吧！于是触动我走黄河，考察民间艺术的想法。

在一次交谈中，中央美院老院长吴作人对我说：“每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的特点，我

不同意中国文化西来说的论点。中国的民间艺术大有研究学习的必要……”随后为民间美术系题贺词：“从无到有，积少成多”，并肯定我们前往黄河流域考察的意义。

每年与我们系进行交流的美国费城美术学院教授叶蕾蕾，对我考察中国的民间艺术表现得十分热情，她曾约我一同考察陕北民间艺术。她准备回美国集资，并且要带一个摄像组来。当然，那都会是大鼻子洋人。我告诉她，在中国目前由洋人参加深入民间的考察活动，麻烦会太多。要做必须由我们自己想办法弄钱，但我可以吸收叶蕾蕾一个人夹在我们之中。

钱，上哪里去找？天上的“馅饼”能掉到我的嘴里吗？上天有眼，给我送来一个机遇。

1986年底，中央美术学院靳尚谊副院长和外事办公室主任朱竹帮我出主意，说有一个基金会新成立，宗旨是支持中国各界有独创性的个人研究活动。朱竹说，我可以用黄河民间艺术考察名义向基金会申请经费。机不可失。我很快在上面两位关心我们事业的院负责人协助下，与基金会有关人员接触，争取对方的理解并能慷慨解囊。几次交涉，对方被我的热情和力说所动心，竟同意先给一部分资金，如果有成绩就继续接受申请，这使我喜出望外。

经费有着落，我决定进一步组织七八人的小型队伍，先从黄河中段入手考察两个月，取得成绩再向基金会申请走完黄河的全程。名称就叫“黄河流域民间艺术考察”吧！

为什么选中了黄河？

中国这么大，有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有五十六个民族和六七千年的文明史，黄河、长江、珠江、雅鲁藏布江、松花江、黑龙江等，哪条江河流域没有民间艺术？

哪里的民间艺术不需要去认识、去考察呢？而我们却偏偏选中黄河流域。事实说明，从各方面考察先走北方的黄河流域是正确的，何况这几年来我们已经在断断续续走着，这也是顺理成章的选择。

黄河流域可以说是最富有中华民族文化艺术代表性的大区域、大文化圈。它包涵了中原文化、草原文化、汉楚文化、吴越文化、东夷和苗藏文化。从高原到沿海，从仰韶文化到大汶口文化，从原始社会发展到现代社会变异清晰。漫长的封建时代，帝王争地建都又大都围绕着黄河流域，人称黄河为华夏民族的摇篮并不过誉。这里所产生的一切民间艺术活动又必然与这里的考古史、哲学史、古代史、民俗学、民族学、艺术史等多方面的学科，在内涵和根源上密切相联。考察黄河流域的民间艺术，很可能获得认识和打开中国其他地区民间艺术的一把钥匙。

既然考察方位和目标已定，第一阶段小队就定在1987年暑假8月中动身：先走有把握的山西、河南、陕西三省，预定分两期共两个多月走完。但在此之前，我已和同行、亲友三次从北京出发，考察过黄河流域一些地区的民艺。

这一走就是四年。从1986年春节至1989年9月四年间，我率领考察队十四次出入黄河流域考察民艺，足迹遍及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八省。队员们扛着录像、摄影器材，口袋里揣着介绍信和各省联络人地址，随身携带笔记本，图文兼具地记录下所见所闻。

东奔西走，风尘仆仆。挤长途汽车、身体不适、缺少汽油……都不以为苦，满腔探索民间艺术的热忱，驱使我们甚至数次前往同一地点，深入采集当地的优秀民间艺人和特殊的民俗和民艺品。累积了近千张图片及二十余万字的记录文字，凝聚成《黄河十四

走》这本书。

《黄河十四走》能成书，台湾《汉声》杂志的朋友功不可没。那是1989年底，我由韩国访问归京，《汉声》几位负责人来家中，约我写走黄河的事，我的日记和幻灯片、实物等都是现成的，那时我已制作完了一部录像片——《大河行》。这之后我与女儿杨阳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写完了三十多万字的文稿，这其中包括整理我的考察日记，还有杨阳配合我写成的一百多个小专题(书中“特写”)。记得《汉声》杂志的吴美云读完文稿后，兴奋地说：今生能编这样水准的东西二十部，就死而无憾了。这部书稿1993年曾在台湾《汉声》杂志上连载三期，当年《汉声》告诉我那三大本杂志是绝版，让我好好保存，我送母校和家乡档案局各一套，还是我在海外托朋友去台湾买到的。去年作家白先勇先生亲自去台湾托《汉声》的好友奚松先生帮助从库藏仅有的版本中得到了一套。现在根本买不到了。

我在国外一晃九个年头了，常举办画展和讲座活动，通过交流和接触，使我更深深感到中国的民间艺术是世界上最丰富并且传承至今的伟大艺术。当然，民间艺术随着世界经济大潮冲击下民俗的改变与消失，也正在迅速的变化。这也正是民间艺术的世界性魅力，这将唤起真正艺术家们的知觉，去收集去抢救，去挖掘去整理，去吸取去研究，使得民间艺术得以更好的保存，并在此基础上壮大自己的艺术创作。

十五年前，我在中央美术学院艰难的创办了民间美术系，为了对中国的民间艺术有所亲身了解，我决定对黄河流域地区进行考察。事物总是在进进退退中发展，多年来中国研究民间艺术的队伍在不断壮大，我相信当年我利用课余率队对黄河流域地区的民间艺术进行的三四年的考察行动，不只是富有号召力的，更是十分正确的。